

攀
經
室
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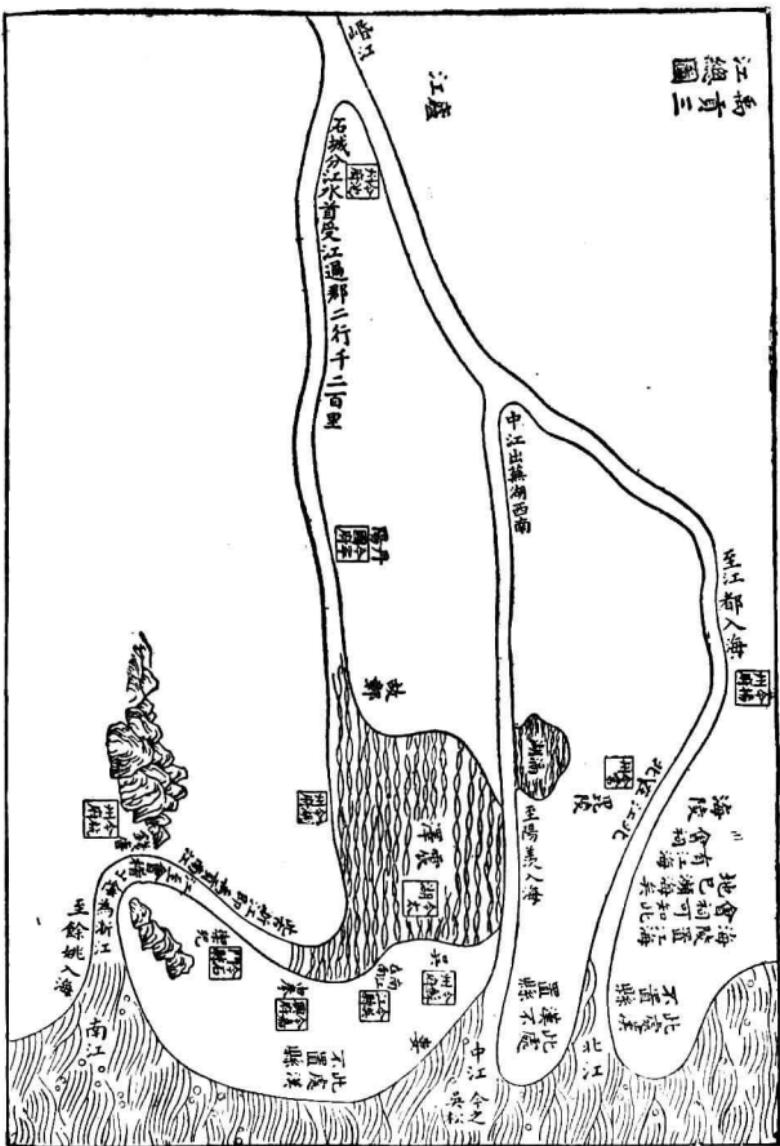
擎經室一集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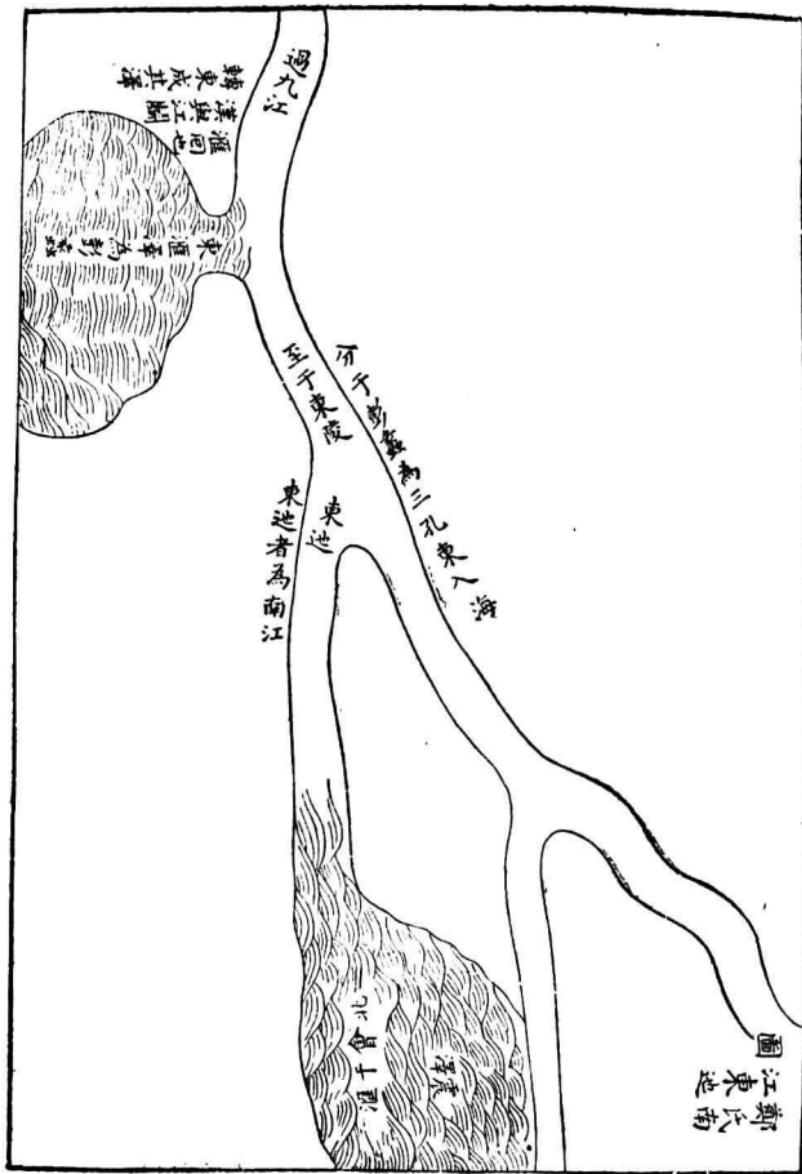
浙江圖考上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浙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今塘

樓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爲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線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浙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

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真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詁經精舍於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江省讀經之士。奚翹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漸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11圖11

東陵東邊圖

野路

風博

壽州

廬州

來陵

舒城

廬江

水郎渡

淮水

縣連於江之洲渚矣
為行耳此岸在今知全南

無為州

漢末廬江郡下注金剛縣
是漢初當立此縣後乃改縣

於入淮則東陵近
陵行五百里東陵
之東陵正江水所
班志則淮水所出
學者以淮水出東

淮入淮則東陵不溯江
遠近

淮
山林村

新興

新

宿松

望江

廬安

井陽

地

水

北流

西流

南流

東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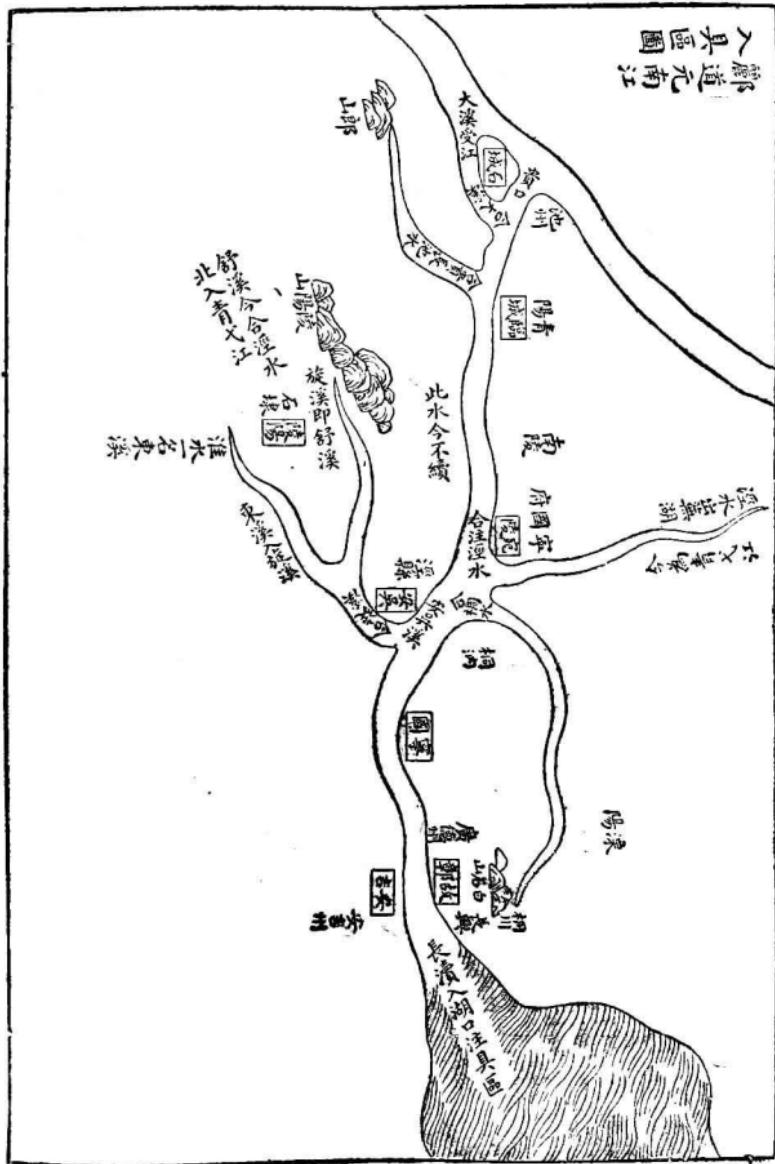
北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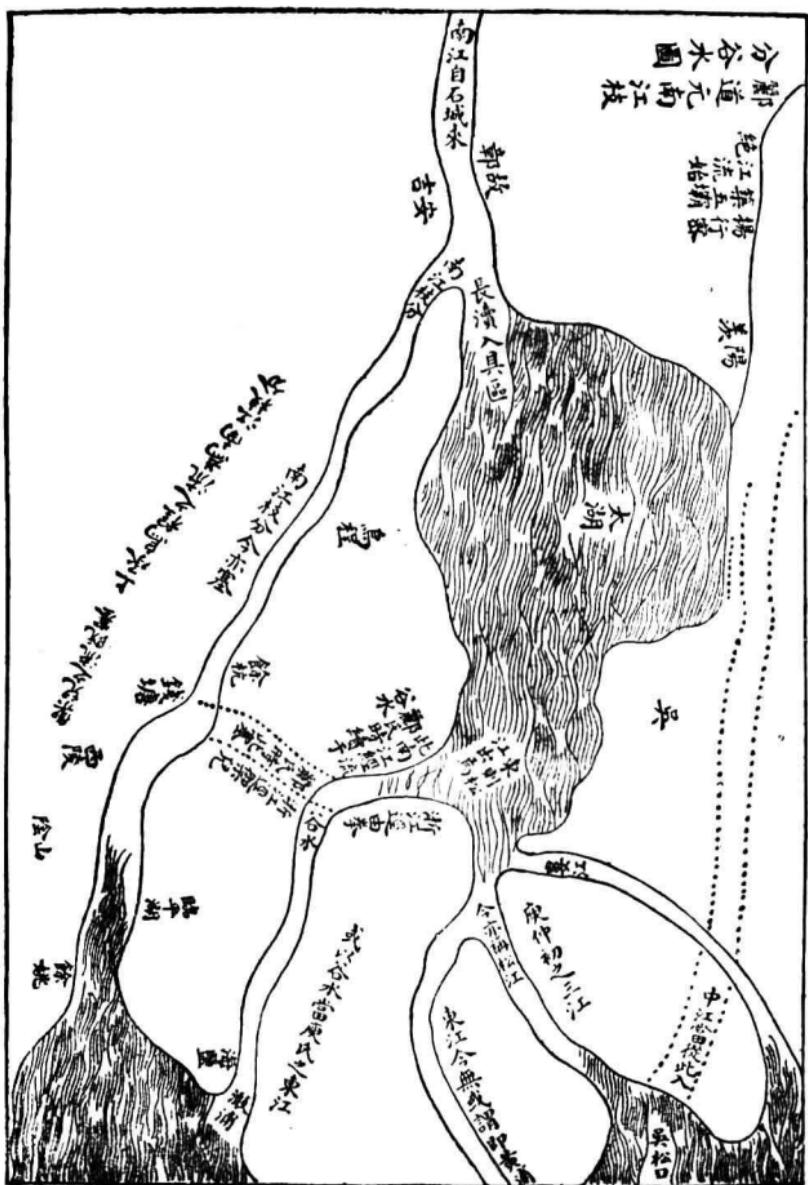
西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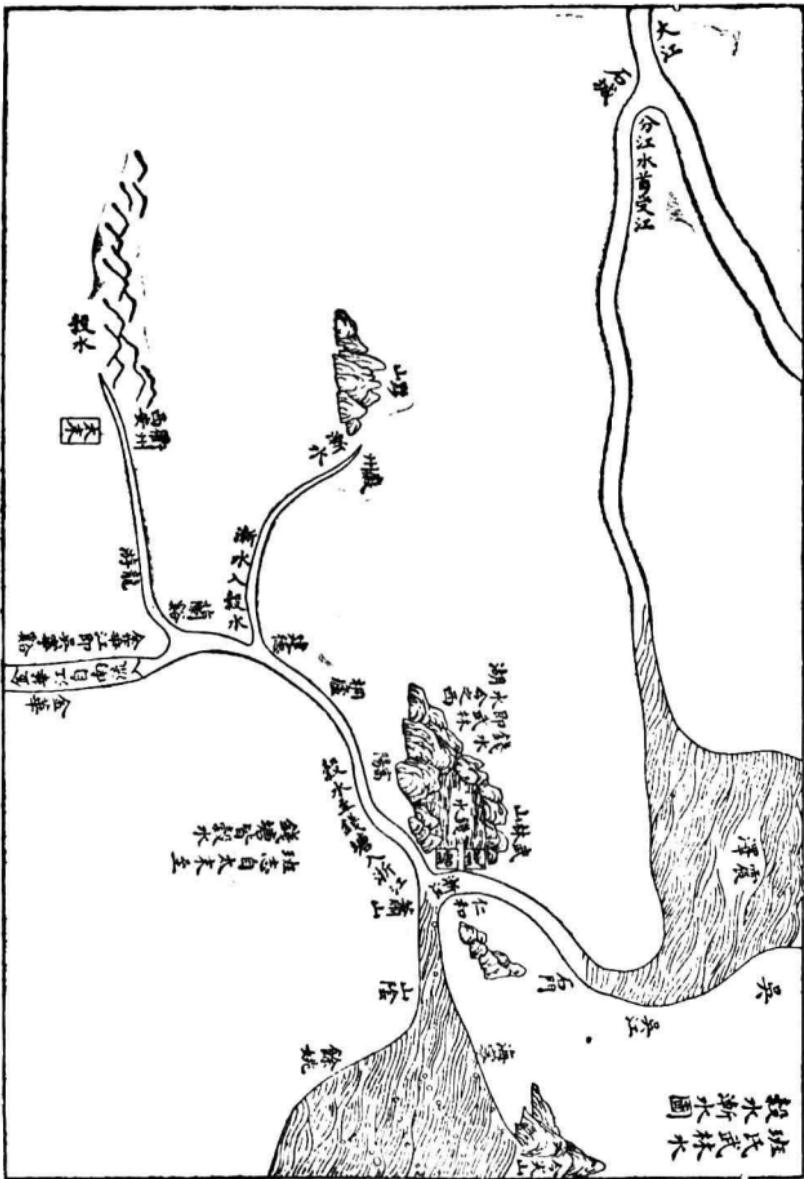
南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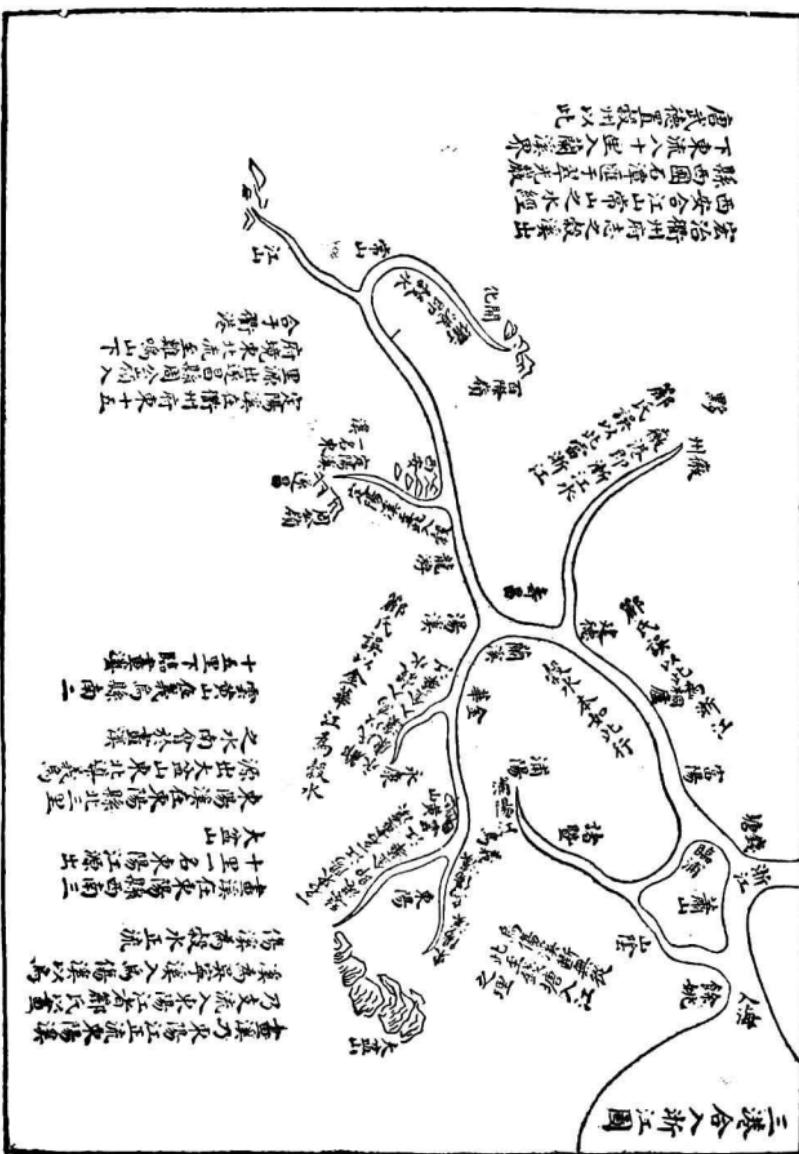
軍經室一集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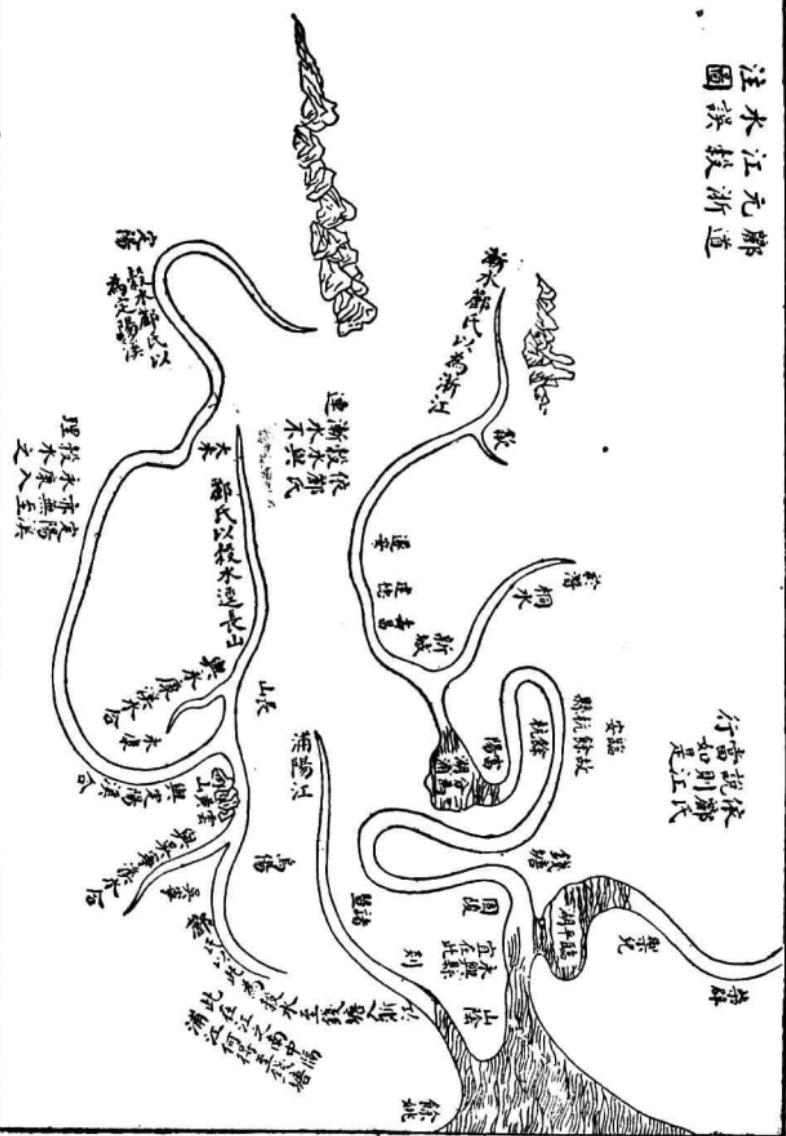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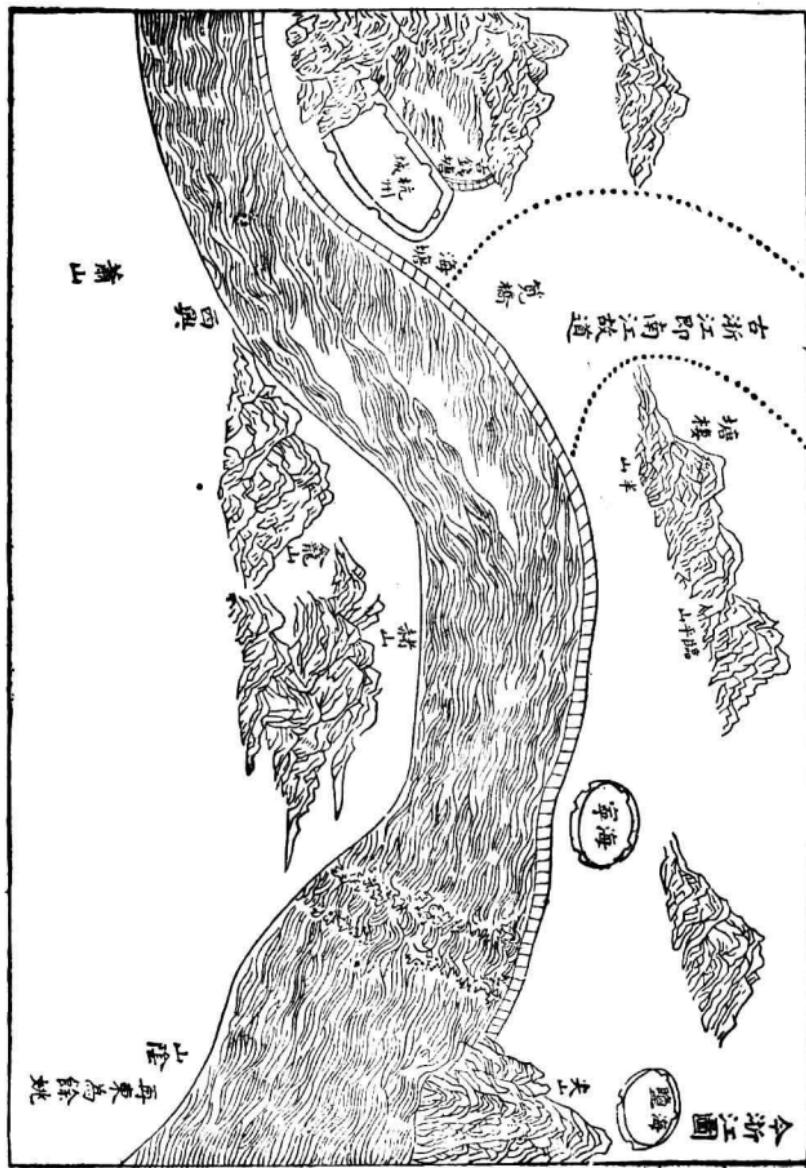
三港合入浙江圖



注水江元鄭
國誤枝浙道

行商說依鄭
如則鄭是江氏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灔。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迤者。爲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尙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既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爲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爲一孔。後之以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孔傳以既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旨。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旨也。又鄭氏注東迤。北會于匯。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者。則鄭氏讀禹貢東迤爲句也。

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北會于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間有依地說不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迤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迤迤字解見說文南江至吳縣南入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卽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閒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

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同上蓋脫不字之驗也。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不辨浙之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駁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知其詳耳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

水經注詳在後韋昭雖分浦陽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人正指韋昭庾仲初之流則正義亦駁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卽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尙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

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旣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旣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旣入爲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

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冷之說。禹之敍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敍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錯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冷。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蔡沈宗庚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庚仲初之三江夫庚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真僞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頓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譌舛尤甚竝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真卽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旣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真鄭注務強而鳩合於一如真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卽指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爲分矣真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東迤北經非以東迤爲句也蓋斷東迤爲句則必北會連東迤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真爲鄭注可據也彼以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迤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此章句卽令經文可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白曰東迤者不曰東迤北者於此而仍據爲真鄭注不亦僨乎然則可斷之爲僨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同一也北會於匯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竝稱鄭孔注四也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真僨辨則蘇氏之說不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迤爲句不必改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竝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脣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敍說惟永樂大典尙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

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竝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固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已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迤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王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曾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敍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朏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爲真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

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氏同枉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鄭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繹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爲一條初學記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敍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迤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真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竝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於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

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朏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譌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 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 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 湖氏道

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卽用職方氏之說亦卽禹貢揚州三江旣入也胡朏明禹貢錐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水爲南江

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朏明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江之枝流然酈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卽吳南之水而不以歷

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柰何拾酈氏所謂南江枝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以詆酈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湖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

江都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塘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如酈氏所敍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卽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夥中漸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卽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往來故敍北江止於毗陵敍中江止於陽羨且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不在

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尚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朏明謂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朏明始也。

丹陽郡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書卽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未譌成浙也。

會稽郡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既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

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益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人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爲浙乎顧氏謂穀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竝流已數百里至錢塘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浙非一水即可見吳南之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歷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曷云入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闢馴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

凡記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瀕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也。

〔說文解字〕

江。

水出蜀湔氏徼外嶧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嶧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卽指嶧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縣南歷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索隱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

漸。

水出丹陽縣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漸之次於江猶幼之次河漢之次漾也漸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明矣。

迤。

襄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迤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迤則同鄭訓迤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襄行正足以相成也禹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榮曰溢南江曰迤皆獨出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沱出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故爲匯榮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迤足以當之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迤相連屬以爲文也若謂南江卽彭蠡無論江會彭蠡竝非斜行向東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逆河卽漢之自嶓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迤乎且導漾旣云東匯澤爲彭蠡。

則彭蠡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漾屬之既屬於導漾不必又復叙於導江流之會於汝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澧會於涇汝非沈所成泗非淮所成澧與涇非沂渭所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而回旋則謂之澤既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迤同於東匯所異者迤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勢匯則形容其聚而瀦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迤今以東匯澤爲彭蠡卽是東迤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爲北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匯字雖同而旨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具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鬪則禹貢分敍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迤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敍於導江導漢而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迤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迤者爲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江則東迤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東迤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 蘆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 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 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

肇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歙也。

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此爲

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尙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書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卽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零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

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鵠岸杜預曰縣有鵠尾渚然則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鵠州卽鵠岸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正實指至此東迤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迤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零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零婁在霍邱縣西南水經言決水出零婁縣南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酈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迤卽石城分水何疑

河水篇

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

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饋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饋口欲

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卽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之櫟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玉鏡潭入池口達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南江之遺蓋旣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櫟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賞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流至縣西爲賞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

山會石埭太平旌德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至涇陽受涇瀼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崎湖其北爲北崎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敍蓋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

谿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山又北左合旋
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
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廢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鎮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
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
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余谿嶺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
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曰淮水出呂山徑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漳水爲澄清河繞縣
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硊渡入青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
南爲石竇有泉涌出卽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卽東谿入舒谿卽入旋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
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則南江旣湮而旋谿北合涇水爲青弋江然舒谿涇水之間南江故道尙可迹
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卽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

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箬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卽長瀆之故迹全氏祖望謂酈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卽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

元案酈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今水經注無此語滆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

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滆湖之口。旣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浙江逕禦兒。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繁。莫可究問。而庚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滆湖而出滆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滆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酈氏敍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庚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庚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于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澄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敍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卽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澉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爲漸所冒矣下塘連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有古蕩等地窪下積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朏明謂餘杭卽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繩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元案酈氏敍南江自石城至餘姚歷歷如繪雖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夷中。

元案酈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攷遂仍浙水卽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闕駟十三洲記以新安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逕黟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卽漸水也酈氏誤爲浙江水自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嶮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弟

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既至建德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漸江不敍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閒在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旣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卽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卽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卽苕谿酈氏旣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閒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酈氏所云浙江正穀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

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鄺氏不知浙之非漸旣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以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蘭谿縣之西南類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之遺稱柰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谿亦曰穀谿又東北歷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金華江入之鄺氏旣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陵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

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卽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旣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爲吳寧谿入穀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烏傷谿水矣。然則至錢塘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水矣。烏傷谿源出大盈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塘旣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酈氏敍之。又由烏傷歷諸暨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漸江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關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卽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南江。而羼入漸江水下之敍浙江。訛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

爲穀水下自餘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酈氏時已中塞爾。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祖塘謂之祖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卽浙江也許慎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酈氏至此稱浙江不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敍浦陽江與今合前敍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蠡具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卽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闔閭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杜預注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檇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章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章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韋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

于沒以上皆吳語

韋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韋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末字之訛

是故敗吳于固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固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爲自吳江歷嘉興石門矣吳越之疆界既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檇李伐越則至越之界越陳于檇李是檇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之地檇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是也閩廬傷足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此已爲吳境閩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

之于江而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不遠至檇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歷石門嘉興而至吳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檇李亦由南江上泝至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韋昭以吳江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閩閭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塞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閩閭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爲吳越分疆可以歷歷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鄧富春治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亭縣非如漢時

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刊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

以上皆
趙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具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具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情圍陽冥等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李卿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構李也後漢書郡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構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構李今爲嘉興越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酈道元水經注敍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構李于是吳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于江乃令于中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遡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囿。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構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

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卽越絕書所敍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勾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卽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竟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

句踐旣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鷗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閩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

元案周安誤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鄣郡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卽南江故道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自雲夢下觀籍柯蓋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三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迤爲南江秦皇于此亦東迤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

陵晉平吳始分丹陽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者蓋以秦之丹陽爲漢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德之地于此立鄣郡後又改鄣爲丹陽移治宛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鄣句涇相次其近宛陵故鄣可知非唐縣之丹陽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鄣郡又舉潤州屬之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卽過寧國水經注所謂南汀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卽由吳縣南而歷由拳禦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惡臨浙江卽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遡穀而西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卽武林諸山之泉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卽泉耳南江行于武林山皋亭山之間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纜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梁錄謂斷橋裏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邇言可察故迹可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

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君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恝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駁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夫椒檣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

以駁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駁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正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卽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擘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蓋即

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覓浦。以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矧自觀山起。至覓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歲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覓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卽尖山一帶西至寃浦卽今寃橋寃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屬烏程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考蓋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尙未盡湮也

酈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埭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覬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圩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來至于唐末其迹尚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既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真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覽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此見傅氏禹貞集解所引蓋其所撰新經書義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尚足

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岷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卽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荊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

東江東南爲谷水。卽今松江東蘆瀝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谷水爲庾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諭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卽吳江尙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敍說曰班固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

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敍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麻長瀆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塞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測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羨者自緣築五壩而斷其迹尚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瀆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鱗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淛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旣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牴牾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欽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此正

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漸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漾之中。江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諭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迓。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尙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章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麻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

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實修崑山志言大海至西沖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塲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泗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

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以麻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荆谿。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敍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瀆入具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駁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至壅塞麻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

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仍鄭注而不能辨其真僞。遂至詆班志三江而以爲皆北江之枝流。南江中江在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駁班志三江非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

東述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

不言南江而以三江

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本郭璞記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糾矣。

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爲精確。乃以東池北會于匯爲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池者爲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一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卽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

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卽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初之說尙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卽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斂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北卽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卽廬江之源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河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傅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斂港合衢婺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江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汚水篇以立文其駭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城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密。乃以無禹貢字斷爲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既如是。則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卽本以注禹貢。何得如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耶。

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卽漸江非也。漸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屬穀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

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真。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密。考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

考之水經。河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河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

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隔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其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

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間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闢駁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麻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既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衰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目高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說也此可破其謬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

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渝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迤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歟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言真可爲學者法余旣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誘以輕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眞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卽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于

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濂唐宋以來諸謬說故備錄于末。以爲百川之海云。